

## 依兰县法院张安克、检察院张广志等人遭恶报

【明慧网】哈尔滨市依兰县法院刑庭庭长张安克、检察院张广志（副院长）、翟应凯（批捕科科长）、宁言（原公诉科科长）、陈玉杰（公诉科科长），执法犯法，被立案调查，二零一八年十一月被哈尔滨市纪委监委网上通报，罪名为“给黑势力充当保护伞”。他们现在正惶惶不可终日的等待调查处理结果。

表面上看，这些人都是因为在一起“涉黑”案件中充当保护伞被查处，其实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曾经迫害法轮功学员。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依兰所有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都与他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迫害有关。

二零零九年，依兰县道台桥镇的七十岁的陈继忠、陈继环兄妹被非法判刑六年和四年。参与非法判刑责任人就是张安克、检察院原公诉科长宁言。

二零一零年依兰法院将依兰护林乡苇子沟法轮功学员桑凤荣和李淑琴非法判四年。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依兰县十四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法院，依兰法院将十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三至十三年。非法庭审时法院张安克和检察院公诉人宁言相互勾结对代理律师耍流氓，九名律师联名向哈尔滨市检察院、市人大和依兰县检察院、人大、法



院、政府等各部门，控告要求罢免依兰县法院法官张安克。此次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还有：批捕科科长翟英凯。

以下案例都是依兰法院刑庭庭长张安克，依兰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广志，批捕科科长翟英凯，公诉人是公诉科科长陈玉杰，他们相互勾结实施迫害。

二零一七年，依兰达连河法轮功学员李友被张安克非法判一年。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八点半，依兰法院借用哈尔滨市松北区法院对十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在二零一九年，依兰法院张安克将十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三至十年。

二零一八年冬季开始，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从哈尔滨市市区往东所辖的县都由依兰县、检察院起诉，依兰法院审理。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依兰法院对巴彦县法轮功学员范淑芬（七十三岁），张洪珠（七十多岁），武桂芝和高志福非法庭审。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依兰县法院对通河县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哈尔滨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张桂

芝非法庭审，整个开庭过程，只让张桂芝回答“是”或“不是”，不让为自己辩护，也不允许家人当辩护人。强行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依兰县法院非法庭审方正法轮功学员侯丽凤，后非法判刑两年，罚金一万。

这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入狱，同时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二零零九年，依兰县道台桥镇的陈继忠、陈继环兄妹被非法判刑六年和四年，陈继忠的患有癫痫病的老伴因无人照顾冻死在稻田地，弟弟也因挂念哥哥和姐姐含恨离世。

莫志奎八十九岁高龄的老母亲思儿心切、悲愤离世，莫志奎还有一个先天残疾的儿子和患有先天性皮肤病孙女。他是家中的顶梁柱。莫志奎在呼兰监狱被迫害两肺已烂，一边肺已呈空洞。监狱仍拒回家调养。

依兰道台桥镇当年七十岁的姜连英被非法绑架后致使家中一百零三岁的老母凄惨离世，老人最终也不知道女儿已经被非法绑架判刑。

张金库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被依兰国保张英铎等人绑架，遭非法判刑五年，在呼兰监狱遭到残酷迫害，被注射药物，迫害中枢神经、吐字不清、几度生命垂危，九死一生，被迫害致残至今不会说话，出狱前妻子离世。

依兰法轮功学员庞秀贤被绑架时被迫害生命垂

危“取保”释放，家属直接将其送进重症监护室，医院给家属下病危通知书，仍被检察院非法起诉。开庭前哈尔滨市法医和依兰法院，依兰国保去庞秀贤家，看见庞秀贤仍然病得很严重、胡言乱语没办法出庭。就是这样依兰检察院仍未停止迫害没有放弃起诉，做了另案处理。而且国保警察在庞家中各处安上监控器。

公安警察、检察官、法官本应该是维护正义和公道的，而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他们无视法律，在 610 的背后唆使下昧着良心，践踏法律，执法犯法，扮演着可悲、可耻的角色，如还不悬崖勒马，当正义回归、报应来时，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可悲、可耻的下场。而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

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的实例：远有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徐才厚、郭伯雄是以贪腐等罪名纷纷被判入狱，近有依兰县四任县领导被以贪腐等罪名抓捕入狱。

依兰县委原书记封殿辉二零一七年十一月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八日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原依兰县副县长、依兰县委副书记赵欣，贪污上千万元，于二零一五年被宣布开除公职，后被（转下页）

# 赵凯自述被迫害经历

【明慧网】我叫赵凯，一九七五年出生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原哈尔滨铁路局机务段自动停车出入库车间职工。我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工作兢兢业业，曾经在单位被评为“青年突击手”。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遭遇曲折，现将我受迫害经历详述如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到黑龙江省政府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几名武警强行拖上一辆大客车后运到一个大型体育场关在里面，当时有许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关在这里。（我当天上访去得比较晚，去的早的学员回忆说早上武警把机枪都架上了，过了一会撤了回去）。每个人都要被迫说出姓名、工作单位或家庭所在地才能放出去，我只得说出工作单位。第二天早上我又到炼功点去炼功，警察来驱散炼功群众，片警把我带去哈平路派出所，要求单位领导来接才肯放人，车间主任和支部书记把我接回单位。

自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单位哈机务段的团委书记，党委书记李宏，党办人员、纪委书记等一系列人员找我谈话，要求放弃修炼，交出大法书，并集结人员到我家来骚扰，胁迫我的父亲转化我，要求写所谓“保证书”、“揭批书”等，并说炼不炼没人管，为的是完成上级铁路机关的转化任务。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我去北京上访，被车间支部书记李钟、机务段保卫股长王松滨和股员小付截回，党委



酷刑演示：推、掰、撅

书记李宏强迫我写保证书并在单位软禁我一周，以后一段时间的上下班要我父亲接送，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十月末，动力分局政保科科长杨守义得知我去过北京的消息后，让单位人员开车把我送到动力分局。由于拒绝写保证，把我关在动力分局看守所一个月，并勒索五千元保证金至今未还。此后，在向单位党办递交严正声明后，又被党委人员限制人身自由十天左右。机务段段长李毅对我进行恐吓（此人在二零零一年后已遭报猝死）。

二零零二年五月四日，我到道里郊区看望母亲，我原单位同事陈百英带领单位纪委书记刘连贵伙同铁路公安处几名恶警找到我母亲家，把我抓捕。随后到我家抄走大法书及手抄《转法轮》，然后把我关押在哈尔滨铁路看守所，原因是我配合另两名炼功的同事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单位党委书记李宏签字批捕我（李宏在二零零三年后遭报成了植物人）。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对我们三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我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末，

我和另两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被恶警送到哈尔滨新建监狱集训队，那里已关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份，我们这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司法局送往哈尔滨黎明监狱。

二零零三年三月份，我们又被送往臭名昭著的黑龙省呼兰监狱，我和另一男学员被关押在生活卫生科直属分监区。当天卫生科副科长刘均找我谈话，要求必须转化，我不同意。于是刘均找来犯人杨涛等人，让他们看管转化我们，杨涛弄来用圆木做成的小木凳子，就是把直径约十五公分，长三十公分的圆木纵向锯开，把平的一面安上凳腿，圆的一面向上。强制我和那名男学员坐在上面反省。随后，犯人杨涛把我们叫到一个监室内，问我：“你为什么进监狱。”我说：“这是迫害！”杨涛就给了我一个耳光。监区指导员王洪雷要我们靠边站好，我没听他的，他上前狠打了我一巴掌，鲜血从我的鼻孔和嘴角不停的流了下来。王洪雷一边转身向外走一边跟杨涛说：“给我猛收拾！”杨涛他们听了这话，七、八个人把我按趴在地上，使用“推、掰、撅”最阴毒的手法。开始，杨涛把我的胳膊从背后拉起，向前推，推成和身体呈九十度角，痛的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呼喊，他们弄了一阵见我不服，又把我的右手控制住，把我的手指一根根向手背方向慢慢掰，一直把手指掰到贴在手背上，然后松开手指再掰，共掰了几十次，我根本无法控制自

己，惨叫声传遍整个监狱。杨涛见这种办法也不灵，就叫一个犯人拿来一只吃饭用的勺子把勺子头平放在我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用手用力合并这两个指头，我的手指被勺子刮破，血不停地流。然后继续用“推、掰、撅”的方式残酷折磨我，此时身体和思想已不由自主，被迫妥协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是强迫劳动，写思想汇报等。

二零零四年底出狱后，得知哈尔滨铁路局已经开除了我们三个同时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从此我生活没了着落，只能四处打工。这些年来警察也对我和我家庭多次骚扰过，我父亲在社区办理取暖费补贴和一些其它事情，社区办事人员经常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去为难他。◇

（接上页）判刑十余年。

原依兰县委书记、人大主任王春生（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一年）因奸污幼女和贪腐问题被抓，羁押在外地等待法律的严惩。王春生在依兰县任职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上亿元，还卖官挣钱，玩弄女干部。

赵长满，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六年任依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二零一八年十月被佳木斯市法院以受贿罪判刑十七年，没收个人财产四百万元。

善劝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弃恶从善，将功赎罪，给自己与家人积点福德。◇